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形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去聲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去聲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

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素問有金匱眞言論。其匱作從木。義並同此。書經蔡註釋金縢。亦以爲金縢之匱。）不敢揚之。歧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去声）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

黃帝曰。願卒（如字。盡也）聞之。歧伯曰。愼之愼之。臣請言之。

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形之人。而歧伯遂舉其端以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故皆以人之爲陰爲陽者。問之于伯高。彼謂天地之間。太極分爲陰陽。陰陽分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以天地人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之中。各有其五。即如屬木者爲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

之上下則爲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大凡五行各有體態衆人不能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出外知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五等之人可知矣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蒼帝其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于事能音耐下同體禮通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其耐讀爲能古叒能耐通用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　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

遺然。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少角

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右角判

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鈦音大，猶慨之栝人語大爲猜

判乘同半

此言木形人有五，有全偏之分也。自木形之人對下四者則曰全，若數本經通天篇所謂陰陽和平之人，則是陰陽合德之聖人，此又非其身所較也。觀火形之不壽暴死，水形之欺紿戮死，可知其爲偏矣。下四形倣此。木形之人，木氣之全者也。下文四股則偏矣。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角，似于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

其近肩之所泗水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才者。木隨用而可以成材也。力少者。木必易橈也。言多憂而外勞於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以春夏適當盛也。不耐秋冬者。木以秋冬而彫落也。此自其時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肝經屬足厥陰爲根幹。故足厥陰經之分肉形體。佗佗然有安重之義。按詩經國風與偕老篇云委委佗佗朱註云雍容自得之貌 此以藏言。主也全也。下以府言用也。備也。蓋足少陽膽經與足厥陰肝經爲表裏。此以上文言音之全。故曰上角。下言太角少角釱角判角。乃

陰陽之生爲太少四象也足少陽者膽經之分肉府脈也後有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髯髮也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膽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少陽之上者蓋太角爲右之上耳下文以判角爲左足少陽之下則又以左之上下而分之也比者擬議之謂蓋以人而擬角故謂之曰比曰遺遺然者如有所遺失然行之不驟而馴也之少角之人者以右比左故謂之必後言足少陽之下血氣壯盛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厚而

强血少氣多則所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以然肉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下者正指脛經之內凡行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夫在上則曰鬚髯髮在下則曰脛胻毛踝此上下之所由辯也隨隨然者言相隨以行而亦有安重之義也　鈦角者即少角之右生者也一本謂之右角者是也推推然者比之隨隨然者似有向前之義耳　判角者太角之下也左足少陽之下即膽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括括然者其體有度也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音支似于赤帝其為人赤色廣䏖音引去声

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　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太徵）　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音滔詩經東山篇古作滔滔不歸朱註以慆慆爲久意今此言之滔滔固無爲宜）　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一曰熊熊然）　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一曰質徵）

此言火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于上天之赤帝色赤者此亦色赤也

朋節者肉也廣朋者火之中勢熾而廣大也而銳頭小者火之炎上者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股者火之印下而上漸大而狹故謂之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勢小也行安地者火必着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搖肩者火之勢搖也背肉滿者即廣朋之義也有氣者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耳輕財者火性易發而不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明通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于暑時也不耐秋冬者火畏水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

則病易生乎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脉穴道之行于分部者若核代然有真實之義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耳 質徵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徵之人者是也後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而多肉以乎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而指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肌肌然者此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 少徵之人者左為太徵而此當為少徵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下即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滑滑

者餙治之意也 右徵之人者以其居右之上也鮫鮫者踴躍之義也 質判之人者以其居質徵之下故曰質判判亦半之義也支支者支持之義順順者垂下之義也

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 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 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 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

樞然　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此言土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中央主土其旨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體平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體闊大也股脛美者土之體肥也小手足者土本大亦可以小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自上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不輕動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為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

垢納汗。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喜滋潤也。不耐春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者。脾經也。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胃經者。以脾與胃爲表裏耳

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爲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婉婉者。有委曲之義也　加宮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陽

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持重之義也　少宮居于右故曰少樞樞者有拘守之義也

左宮之人當為右宮之人兀兀者獨立不搖之義也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

鈦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　右商之人

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　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　小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此言金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一氣，西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曰頭曰肩背曰腹俱小者，金體沉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如骨發踵外者，金之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如另有小骨發於踵外也。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則輕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靜不染他汙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

也靜悍者金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吾爲吏恭金主肅殺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王于涼寒之候也不耐春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金凡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當敦敦然有敦重之義也足手太陰皆曰敦敦然下文言手陽明大腸經者以肺與大腸爲表裏耳　鈦商之人上文以鈦角屬右則此當云太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　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人

也。按有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太陽經之經脉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脫脫然者。無累之義也　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也。監監然者。有所制也

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　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

小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　衆之為

令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絜絜然　注之爲令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此言水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銳也。頤廉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之自高而瀉下者。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古藏府也。手足動。及發行必搖身者。水流而遠也。下尻長者。水流必長也。背延延然者。亦長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决而不可遏也。善欺紿者。水性不實也。戮死者。水藏體

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而沸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脉入部皆汗汗然如有所依着也下文言足太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爲表裏

太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者嘗爲左足太陽也後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上者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頰頰然者其盈滿如兩頰也　小羽者少羽也比于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腫

堅氣少血多則其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下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紆紆然者有周旋之義也　衆之爲人衆之爲人未詳意水形之人爲戮死則此曰衆者常人也曰桎者受桎梏之人也絜絜然者獨行之義也　安安然者自如之義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之異者乃衆人之難辯而易欺者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

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

此言形色貴乎相得或有不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也但形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木形人而黃色現也有色勝形者如木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年形之

本色相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值有年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倘有疎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大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之時年忌相加者為問。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下上之人。大忌其常加也。如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之上。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之人也。遇下文所值之年。而其色青。是謂形色相得。當富貴大樂。其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復有年忌相加。此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分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九歲。乃

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爲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爲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毋爲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則形色不相得而相勝。值此年忌加之。斯感則病行。而失則憂矣

黄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柰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

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

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痺。瘃音觸。釋文云手足中寒瘡也。吻音刎。悴瘁同

此言足陽明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足陽明者。胃也。足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如巨窌穴挾鼻旁地倉穴挾口吻。皆謂之上。而髯之所生者也。上唇之所生者為髯故血氣皆盛。則髯美且長。如血少氣多。則髯雖有。而必短。若氣少血多。則髯雖有。而必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髯全無止。而吻多畫耳。吻者。口旁也。足陽明之下。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歸來穴

在水道之下氣衝穴在鼠蹊之上乃下毛之所生也故血氣皆盛則下毛必美而且長至胃亦有之如血多氣少則下毛雖美而必短僅生至于臍耳且行則舉足必高其足指少肉且多冷而不溫若血少氣多則其分肉善生寒瘡至于血氣皆少則下毛全無雖或有之亦稀少枯瘁而善成痿厥痺之三證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髯感于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

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肵骭同

此言足少陽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者。如風池腦空正靈之類。皆行于耳後者。今曰通髯有關于膽經。則所謂通髯者。乃連鬢而生者也。其氣脉本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髯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髯雖美而短。若血少氣多。則雖有鬚而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鬚全無。止[illegible]所生者爲鬚但少陽所生可言髯而此曰鬚者疑辭也而感于寒濕。則善成痺病。其骨必痛而爪必枯也。足少陽之下。如陽陵泉。以至下之絶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

美而且長外踝必肥蓋膀胱經之脉行于外踝也若血多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血少氣多則足胻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軟至于血氣皆少則脛胻必皆無毛其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

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尻經脉穴道之行于

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崑崙僕參皆在于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肉必滿而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于血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此言手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陽明之上如禾髎穴在鼻孔之
旁迎香穴在水溝之旁皆穴道之行于上而髭之所生
者也（承漿穴以下所生者爲髭）故血氣盛則其髭必美若血少氣多
則有髭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髭全無矣手陽明之下
如肩髃臂臑近于腕合谷三間二間商陽行于指故血
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
少則其手必瘦而冷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
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拳多肉以溫血氣皆少

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脉

此言手少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少陽者。三焦經也。三焦之脉行于上者。如翳風瘈脉
顱顖角孫。皆近于耳。絲竹空則近于眉。故血氣盛。則其
眉必美而且長。其耳之色必美。若血氣皆少。則其耳必
焦。而色必惡也。手少陽之脉行于下者。如外關陽池中
渚液門。皆行于手背也。故血氣多。則捲手而視之。多肉
以溫。若血氣皆少。則手必冷而且瘦。至于氣少血多。則
筋脉雖多而亦瘦矣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

而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太陽之上如天窓在曲頰之後顴髎在顴骨之下故血氣盛則其須多面肉且多而平血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谿前谷少澤之類皆行于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

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此即膀胱經一部之外形以驗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之約法也凡太陽膀胱經之脉自頭行背以至于足周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即此一經而一身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于眉在下見于身故眉之美者則足太陽之氣血俱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盛則瀉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

補而補。當寫而寫之爲順。而反此則爲逆矣。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柰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脉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于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宛陳素問湯液醪醴論有上宛陳莝。自水積言。本經首篇有宛陳則除之。自結血言。本篇此節有宛陳血不結者。指積氣言。則而予之。則側同。予與同。

此言刺各經之有約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爲言。故帝以刺諸經爲問。伯言按其寸口可以調陰經。即經脉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即諸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濇否。內有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當爲痛痺。甚則不能起而行也。當留鍼以補

而致其氣以溫之候至血和乃止鍼耳及有結于絡脈者惟其脈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凡病之氣有餘于上者則病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則仍刺其上穴乃推其鍼而久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而氣尚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即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先明于各經經脈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熱相乘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鍼以刺之側鍼即斜鍼然又必先明于二十五人之形則血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

以施鍼耳此則刺法之約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內論人身合五行五藏五果五音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按前篇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小腸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火人而調火邪耳　前篇言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之下而此亦與右徵之人同調右手太陽之上則以下為上其上下陰必有然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云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大腸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金大而調金部耳前篇比于右手陽明之右宗此嚴嚴然　前篇以質

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而此以少徵調左手陽明上。是以火人而調金部也。上下字必誤耳。前篇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調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右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益以木人而調木部耳。前篇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而此以右角[illegible]以下代上者。必有誤耳。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前篇云。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

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悄悄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代下，必有誤耳。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前篇云。衆之爲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脉氣穴道之行于下者是也。是以水人而調水部耳。前篇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今以右代左者。疑有誤耳。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前篇以小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而此乃調右手太陽之下。是以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前篇以桎之爲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又云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此以桎羽之人而調足

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水部耳其以右代左以有非耳前稱衆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者是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前爲以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又云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腫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土人而調土部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前稱以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令乃以右代左亦為異耳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前稱以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而調足少陽者是也益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左則異耳前稱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是也

釱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前篇云。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此以鈦商之人。而調右足陽明。皆是以金人而調上部也。其足字。當作手字。蓋手陽明則屬金矣。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此以上商而調右手陽明之下者是也。但前並有鈦商小商右商左商。並無上商。非卄之上居誤。則故之小稱誤也。

釱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前篇以鈦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而此以鈦商之人。調左足太陽者。是以个人而調之求部。未知其所謂也。

按據前所屬五音。而調各部。正承前篇末節言先明二十五人之形。然後可以明經隧。而調陰陽。故此即二十五人之屬于五音者。而指其當調之所在也。但有以別

音而互屬。則是太少左右上下陰陽等字。非前篇。則此篇。必有訛處。正以此書向無明註。而讀者不虎。採者不愼。故不得改正之。愚欲據五行生尅大義。甚改正之。共說自明。但此經非比尋常。不敢妄更。姑俟後之君子。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陰。藏心　色赤

味苦　時夏　上徵右徵者。火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　足少陰。藏腎。　色黑

味鹹　時冬　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大豆彘栗屬水。宜水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　色黄

味甘　時季夏　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稷牛棗皆屬土宜土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　色白

味辛。時秋　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黍雞桃皆屬金宜金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　色青

味酸　時春　上角大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麻犬李皆屬木宜木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前言調其六府。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于五藏。宜有以

者謂之也

少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太宮屬土。宜調足陽明胃土。而此又以上角之人。義不可曉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角乃木音。宜調木部。今足陽明屬土。而乃調之。義不可曉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少羽人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膀胱水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左商右商屬金。宜調手陽明大腸金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加宮太宮屬土。而調足少陽之木。義不可曉。然太宮又重出矣

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小腸經火。而太宮又附之。義不可曉。且重出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下）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大角屬木附之義不可曉）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太角爲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土附之義不可曉）

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膀胱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其間以別音之人五入。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字面多訛。今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有缺者。如右足少陽上。左足少陽下。右手陽明上。左足太陽上

右足六陽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者差訛故致有歟者不全也俟後之君子正之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釱角上角太角判角

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

衆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

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各分爲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黄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

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

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氣血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氣血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脈皆起於受胎之胞絡宮中上循背之裏而行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行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其別而行者絡於唇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滲而毫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脈不榮口唇鬚之所以不生也

黃帝曰士人有傷于陰陰氣絶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宦者之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于陰器而陰器絶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宦者陰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于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脉未嘗傷也彼宦者不然所以血一瀉而不復其所傷之處皮膚內結衝任之脉不榮于上之口唇故鬚焉得而生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于血然其鬚不生其

故何也歧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貌天生如宦者也天宦未嘗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衝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之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亦不生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

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此帝賛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驗順也而明經絡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當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〻多少凡調之者當視其氣血以為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太陽太陰俱多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

血陽明氣血皆多少陰多氣少血此其氣血多少則可以調二十五人之形而調之也按此又見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九鍼論俱與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有不同耳大義當以素問爲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內有百病始生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于陰或起于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于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是謂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勝數數上声勝平声

此言外感內傷衍爲三部而淫泆有不可勝數也百病始生皆由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然喜怒不節則傷藏傷藏則病起于陰經而名之爲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於陽足陰經感之則病起于陰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此亦病起于陽而名之爲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浸淫流泆則病有不可勝數者矣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

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于虛邪也因
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
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
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
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在絡
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
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
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
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
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

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着孫脈，或着絡脈，或着經脈，或着輸脈，或着于伏衝之脈，或着于膂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

此言邪氣之淫泆，始于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為積也。上文言風雨寒暑清濕，而此曰風雨寒熱，又曰疾風暴雨，辭不同而均之為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之虛邪，則不能傷人也（虛邪見上古天真論 本經九宮八風等篇）。又不得之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也。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虛相得，所以諸邪得以客其形耳。若天有實風（九宮八風篇以

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長養萬物人有實氣則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必不容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于虛邪由于天時之虛與其身形之虛故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成也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命其病體之有定名當為上下中外之三員猶言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言之則以上中下為三部自橫而言之則以在表在裏半表半裏為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員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淅然而寒因之而為痛其始之于皮膚者如此　及留而不去

則傳舍于絡脉如足太陽膀胱經在[illegible][illegible]之謂浮而易見者為絡深而不見者為經凡各部分肉之絡脉皆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于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際大經之脉不能流通而間有脉之代而中止不[illegible]皆罷者其繼而在絡脉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如凡各經之脉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膀胱在背者之謂此則洒淅惡寒其于多熱其在經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在背骨之謂時則六經不通于四支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時則體重而且痛也

其在于伏衝之脈者如此按素問痿論……曰伏衝……之脈令于伏……衝之脈或有于脊背筋則脊背筋當與伏……然此屬不……門經而不去傳舍于脊背筋而下文乃……者下……則背筋與伏衝亦相近可以爲一二之又可以爲一者也大義又見本經歲露論篇留而不去傳

舍于下在上之胃在下之腸將在腸胃之間其聲爲奔響且爲腹脹。內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食不化。內而熱氣或多。則後之所去者必溏。溏者穀之不堅而雜水者也。且所出者爲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其在腸胃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募原之間者。即皮裏膜外也。時則留著于脈。若稽留而不去。則息而成積矣。其在于腸胃之外者又如此　由上

文觀之。或著于孫脈、或著絡脈、或著輸脈、或著于伏衝之脈、或著于膂筋、或著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此乃邪氣之所淫泆、其不可勝數者有如此。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于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于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

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于膂筋。在腸後者。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于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之在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于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沉。緩而不急。不能擬積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灌。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䐜滿。如雷有聲而相引。時常爲切痛也　其著于陽明經者。即胃經也。其積當挾臍而居。如飽食時則積益大。饑時則積益小也　其著于緩

筋也。似前陽明之積。飽食則痛。如益大之謂。饑則安。則如益小之謂也　其著于腸胃之募原。積痛則外連于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饑則必痛矣　其著于伏衝之脈以手揣摸其積。應手而動。擧手則熱氣下于兩股間。如有以湯沃之之狀也　其著于膂筋。膂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饑時。則積乃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得也　其著于輸之脈。而爲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　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之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柰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

乃生厥乃成積也

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于寒而其所成則由于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柰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濇血脉凝濇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

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濇滲着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氣有厥逆則足悶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脉凝濇由是而寒氣入于腸胃內爲䐜脹外則汁沫迫聚不得散釋日漸成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益滿又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脉傷如陽經之絡脉受傷則血當外溢而爲衄如陰經之絡脉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脉受傷則血當溢于腸外其腸外有寒汁沫與此血相摶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

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于寒，或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以致六經之輸脈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蘊裹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大義如此

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此節大義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第二節相同

此言積之生于陰者。以五藏各有所傷也。前節言積所生之處，皆外生之于五藏者也。故帝以生于陰經者爲

問伯言五藏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其心重寒傷肺即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云形寒寒飲是也忿怒則傷肝方醉之時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當于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下三部隨各藏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之類皆是也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

也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少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爲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熇熇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無卑屑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臟氣更爲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

怒亦數有。但此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澁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柰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和調而血氣淖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

其後故獨行也

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從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若營氣也陽氣若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

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令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 首句有氣爲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

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澀音旋 胗音持

管後世作脘 癰癰同 據後論疾診尺篇第二節可比

此言膈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然有爲膈上之病者，乃氣使然，食飲一入，即時還出。有爲膈下之證者，乃蟲使然，食飲周時，始復外出。但

常則于上膈而昧于下膈。伯言下膈之始，即于喜怒食飲寒煖不能善調，以致寒汁流于腸中，則蟲出寒而聚于下脘為膈下脘上二十惟其聚于下脘，故在上之胃在下之腸皆已充，邪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脘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脘，而積聚已留矣。由是癰成而下脘約也。其癰在下脘之內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癰在下脘之外者，即而按之，其癰乃浮。癰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晬時而還出也。

按百病惟膈為斷，創後世之末，亦並不能分上膈下膈，有氣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丹溪書以關格為膈證。按本經經終始經脈篇所論關格，是脈體非膈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柰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三內字納同毋無同
四伍互同恬憺同

此言刺下脘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內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之使熱入于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

之去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澹無爲乃能行氣然後用鍼若等味以化其穀厭食飲從茲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篇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荅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

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illegible]音。此詳言人之憂恚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胃，上通于六府。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于肺，上通于五藏。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爲氣之上下，則會厭爲音聲之户。口唇爲音聲之扇，舌爲音聲之機，猶有機弩之機。懸雍爲音聲之關，頏顙爲分氣之所泄，橫骨爲神氣之所使舌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頏顙不開，分氣相

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當以會厭爲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入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廢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兩寫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辟同闢

此言卽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脉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必分次寫

其血脈則屬氣乃闢除矣然欲寫其血脈者正以此會厥之旅上絡于任脈天突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厥乃可發也天突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凡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爲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脉也瘰癧者瘰名一名鼠瘻瘡生于頸腋兩脈間乃陽明少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脈而不去耳俗云鼠用飲食原延于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墮其肤膩

瘰癧外。後世有用貓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又瘰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于藏。其末上出于頸腋之間。其浮于脉中。而未內着于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絶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素問骨空論有刺寒熱法

此言刺瘰癧之有法也。鼠瘻之本。皆在五藏。其末上出于頸腋。浮于脉中。內未着于肌肉。外尚未成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絶其寒熱。審按其脉道以取穴而與之

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以刺內有小如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此節大義與本經論疾診尺篇相同

此言決瘰癧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中。凡死之遠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末節八虛義同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此

與本經五味篇論三焦之義相同

此節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得瞑。或不卧而出于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焦爲糟粕之隧。中焦爲津液之隧。上焦爲宗氣之隧。故宗氣積于胃中者。即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爲一息。則脉行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行八百一十丈。其營氣由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藏六府經脉之分。而百刻之內。其脉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

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慓悍滑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如行足太陽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行足陽明已畢則亦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諸陽皆然正以陽氣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者如此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脉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

蹻之脉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煑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秫音术稷之粘者

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臥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

湯劑之方法也陽蹻獨盛于外則衛氣有餘也不得入于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寫其有餘益不足爲虛有餘爲實所以調其虛實以通內外往來之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即今之三升餘也揚之萬遍濾其清者五升煮之即今之二升餘也炊以葦薪及火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至一升半即今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服杯

則臥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

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鈌莖垂與二睾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柰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于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

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以縱同舍捨同馬音烟

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咸有所持之法所納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鍼何所至而止鍼何所至而用鍼則徐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府之運于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脈道以為之行也故備問之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

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屈讀爲曲數上聲

此節言手太陰經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至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爲界也至大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脈會于太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出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

骨利伏行經骨之下。即掌後高[illegible]也又外往少商出手
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脉會[illegible]淵也上從經渠列缺
孔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商上
行臑之陰腋。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
則從外而走內者為逆者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
內而出外者為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
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
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
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

此伯言心主之脈。有曲折出入屈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為君主之官而此以包絡為心主者。正以其脈之所行。悉代君主而遂謂之心主之脈也（大義見下文）　其脈行于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循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間。外出而行。出于兩筋之間。正骨內之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循臂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循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illegible]。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大義見前本輸篇第二節）

黄帝曰。手少陰之脉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

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輸乎。此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脉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

則心傷而神去人至于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迺得以同于心主之脉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歧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藏所以止

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兩邪之在心者皆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曰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及經脉之行于外者偶病耳其心之內臟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取其餘脉之出入出折所行之徐疾皆如手厥陰心包絡之脉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卽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與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眞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脉之本

来皮膚之寒熱脉之盛衰滑濇其脉滑而盛者病日進虛
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
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
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温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
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此篇
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
未言故此以持鍼縱捨爲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
經脉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之寒熱 得之
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脉 盛衰 然

之滑而盛者病當日進脈之虛而小者病久以持若大而帶濇當爲痛痺如人迎氣口若一則脈爲關格病當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移精等篇胃腹爲本四支爲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向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但是也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肌之小大骨節之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病也又以目爲五藏六府之精義詳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藏而决其死生又視其䐃之附下與否及血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持鍼縱舍之法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

此伯始以持鍼縱捨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指按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湊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輔鍼導氣斯邪氣可淫泆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

經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此同第四節持皮開腠理之間。而伯言此行法也。所謂持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持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持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

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一本四留字俱當作流故下文甘留亦當作留

此明言八虛所以候五藏也八虛者即下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之間由五藏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爲病也肺之經脈自胷之中府以入兩肘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脈自肘上極泉以行于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肘也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之大敦以行于腋下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腋也脾之經脈自足大指之隱白以行于髀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腎之經脈自足心涌泉以行于

膕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留流于兩膕也膝後曲處

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非邪氣惡血可以住留之所若住留之則傷絡傷而骨節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為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藏虛而邪氣流于八所其既也即八所而可以候五藏故曰八虛可以候五藏也

通天第七十二 內言人有五等皆應天氣十大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

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此舉五等之人而槩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黄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內納同惡去聲

此即太陰之人而言之也下齊湛湛者內存陰險外假謙虛貌似下抑整齊湛然無私也好納而惡出者有所得則喜有所費則怒也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

之有心以和氣不卽順應而或有舉動以色隨人後益覘人利害以爲之趨避也其深情厚貌好行虛詐之情如此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好俱去聲）

此卽少陰之人而言之也小貪者比太陰之人則小異耳其心以賊害爲主則同于太陰之不仁也人有所失彼則喜之若已有得也人有所榮彼則怒之若已有失也好傷人好害人其心忌嫉而無恩者如此

太陽之人居處忓忓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

兇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鉅與而無常悔此太陽之人也

此即太陽之人而言之也于于無爭之意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即孔子之所謂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者是也志發于四野者事不畏人知也左傳云評潛謀于野則獲謀于室則言此材性之敵爲事如常爲事止庸常也自用者即中庸之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此即少陽之人而言之也諟諦者凡事自審也好自貴

尊貴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此節陰陽和平之人而言之。以無為懼懼欣欣者。不因物感而遷有喜怒也。尊則謙謙者。位尊而愈自謙抑也易曰謙尊而光譚而不治。無為而治也。曰至治者。不治之治也

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

此結上文而言善用鍼灸者。必視其五態而治之也五節

五態之法見下第十四節至第十八節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

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
能移之。
此言治太陰之人之有法也。多陰而無陽。與少陰之人
多陰而少陽者異矣。惟陰多。故陰血濁。惟無陽。故衛氣
濇。惟多陰而無陽。故陰陽不和。況筋緩而皮又厚。必當
疾寫。以移其病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
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此言治少陰之人之有法也。胃小。故陽明之脈小也。腸
大。故手太陽小腸之脈大也。血易脫而氣易敗。故必詳

審以別之與夫治太陰之人者不同也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瀉其陽陽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此言治太陽之人之有法也惟少陰故不可脫其陰惟多陽故當以瀉其陽若陽氣太瀉則陽至重脫其病爲狂。若陰陽皆脫而至于脫則當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此言治少陽之人之有法也惟絡脈大故獨瀉其絡脈則身強若瀉之太過以致氣脫而出速則中氣不足病

不能起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邪斜同

此言治陰陽和平之人之有法也。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于衆者也毋無同卒音猝別音鱉

此帝以難知五態之人爲屬而少師言常人不能知也

下文乃詳言之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

此言太陰之人之態也黮黮甚黑念然下意即上文下齊湛湛之意也臨臨然長大之貌也其膕雖長大然直身而非傴僂之狀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

此少陰之人也

此言少陰之人之態也清然者言貌似清也竊然者消沮閉藏之貌雖曰清然竊然實以陰險賊害為心即上

文所謂賊心者。而始有此態。[illegible]其立也躁則不靜。嶮則
既望其行也。伏如傴僂。此其[illegible]然。況思反側之心故耳
較之太陰之人。長大其䐃然未傴僂。此狀可以辯耳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䐃。此太陽之人也

此言太陽之人之狀也。車之向前曰軒。軒軒然者。猶俗
云軒昂也。儲儲者。挺然之意。若反其身。而在後視之則
其䐃似折。亦不檢之態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
背。此少陽之人也

此言少陽之人之態也。據其態。乃多動少靜。非扮身若

不及之道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暶暶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此言陰陽和平之人之態也。委委然。安重貌。詩君子偕老章。有委委佗佗。隨隨然。不急遽也。顒顒然。尊嚴貌。詩卷阿篇。顒顒卬卬。愉愉然。和說也。論語云。愉愉如也。暶暶然。周旋貌。禮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豆豆然。不亂貌。君子者。自聖人以至成德之士。皆可以君子稱也。禮運云。此云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蓋指出湯文武成王周公。又詩指文王為豈弟君子。則聖人亦可以君子稱也。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終